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美圖 第三十一回 平西王奉旨榮歸 孟員外送女畢姻

孟家莊沈月姑，每日想的賢郎，早晚焚香禱告蒼穹，聞他奉旨平西，但願剷除宋文采，班師回朝！又不知何日仍得團圓，正在納悶在心，幸虧日裡與嬰兒耍玩，稍解心焦，並那安人母女作伴，時常勸解。這一日安人正在獨坐，忽見員外匆匆走入內堂，哈哈大笑，安人忙問道：「員外有何事情，喜得這般模樣？」員外取出一封書來，安人道：「不過是一封書來，又不是寶貝，這等快活，敢是瘋了麼？到底是哪裡來的？」

員外道：「就是這柳元帥如今平定山西，剿滅宋文采，奏凱班師，朝廷歡喜，封他為平西王。還有眾位女英雄，隨徵有功，皇后娘娘，與她們結為姐妹，剿滅宋文采，一同奉旨還鄉。順便要先來我家，送書的人現在廳上。」

安人喜得滿面添花，叫聲：「員外，平西王此番到來，非比等閒，須要打發幾個安童，預先到著前途探聽，一面家中打掃潔淨，以便迎接。送書的人須要相待。」

員外道：「曉得了。快說與月姑知情。」

安人即將書信持入內與月姑觀看，月姑接書一看，喜從心生，萬種愁恨，頓覺盡消！幸得丈夫做了平西王，奉旨歸里，便不怕父親再生賭氣。又想小桃代我前去混賬，幫助平西成功，與馬後稱為姐妹，倘被她占了坐位，如何是好？且按下月姑心想情由，孟員外依了安人言語，一面欲待送書之人，又謹派莊丁到前途打聽平西王何日得到。一面打掃書院，張燈結綵鋪設氈毯。預叫樂人俟候平西王到日，大吹大擂迎接。鬧動四處閒人，紛紛相傳，俱到孟家莊要看平西王。沸沸揚揚，好不熱鬧。這日忽見安童飛報，說：「平西王已到，大小各官，俱皆出廓迎接。平西王令文武各官一概回衙，不必伺候，本藩要到孟家莊去，拜孟員外。小男聞知，飛跑而來。」

孟員外便吩咐安人同女兒們迎接女眷，自己到書房換了衣巾，帶同小使出外迎接。果然威風凜凜，鬼伏神欽，閒人觀看，挨擠不開。孟員外接著了平西王，屈膝道旁，口稱：「小老孟洪迎接千歲爺。」

平西王一見，連忙下馬道：「老員外休得如此。請起！」

二人挽手而行，放了三聲號炮，樂人吹打起來，安人母女與著沈月姑迎接眾姐妹入內堂，大家相見。先說外面員外與平西王見禮分賓主坐定，獻茶畢，孟員外說道：「自從千歲爺進都之後，老朽夫婦時時懸念，後來聞千歲奉旨平西，老夫憂喜交加。喜的千歲爺英雄蓋世，勇冠三軍；憂的是未卜平西，何時得除叛逆。難得如今奏凱回朝，又蒙君恩隆重，赫赫威名，千歲爺光臨荒僻真乃三生有幸！」

平西王道：「本王能得今日如此，全憑各位扶助，猶感老員外知遇之恩。」

孟員外道：「自有天神扶助大將軍，八面威風。又云牡丹雖好，全仗綠葉扶持，千歲所說極是。」

頃刻酒席完備，各分次序而坐。座上閒談，無非說徵西之事。再說這些女眷在內堂，亦不過講些平西的事情。只有月姑低頭不語，孟安人便叫丫環裡面去抱小官官出來，眾姐妹一見，俱各稱贊。果然生得好品格，好端正。月姑聽見此話，羞慚的滿面通紅，立起身往內而去。姐妹七人，大家歡喜，你也抱，我也抱。孟安人笑說：「官官，你道她們是什麼人？」

那孩子只管嘻嘻地笑。孟安人道：「官官，你這般乖巧，怎麼不會稱呼？待我教你多叫她母親。」

眾姐妹說道：「安人休得取笑。」

那孩子嘻嘻的把手指的小桃，小桃接抱道：「官官，休要認差了，我是局外之人，不在算內。」

安人道：「不要睬她，也要叫她母親的。」

不一刻酒席已齊，安人命丫環請月姑出來，八姐妹與小桃挨次而坐。安人母女主位陪坐。再說外面孟員外令安童端正牀褥，留住平西王並諸將在家安歇。其隨從人等，暫在船中耽擱。夜夜開筵，演唱戲文，地方官日日暴登門庭，絡繹不絕。那孟員外與安人相議道：「飛雲女兒已對了柴君亮，只是彩雲尚未對親，我看蘇總兵人材也好，目今未有妻室，欲將彩雲許他為妻，未知你意下如何？」

安人聽說大喜，孟員外便與平西王說明其事。柴君亮道：「待我做個冰人，」即向蘇保言知。蘇保歡喜，不推辭，員外忙選擇日期。那小桃聞知其事，口內不言，心中想道：「蘇保乃是做賊出身，如今做了賊總兵，彩雲就是賊婆賊夫人。只是不知我終身事務哪樣光景？我想與他們同心合膽，費了多少辛苦，他們如今榮封歸里，八美一齊團圓，總不肯與我改做九美圖，也罷，且待我供親的時節，見機行事便了。」

不提小桃心內思想，且說吉期已到，員外送飛雲與柴總兵成親，彩雲與蘇總兵成親，說不盡那夜兩對少年夫婦相親相愛。再過幾日，平西王相辭要起身回家，孟員外再三款留不住，只得排酒餞行。只有月姑不肯回去，大家勸了一回，亦是不肯。小桃道：「小姐總要悔當初，不該逃去姑蘇，如今事已到其間，也無可奈何。為人媳婦，總要見過公婆。你若還不肯去，難道八美圖改做七美圖？考武場，平西破天羅陣，吃苦的事，我小桃代得你，洞房花燭的事，必要正身才使得，我丫頭依然是丫頭，快些打點回鄉，哪顧得許多羞恥！」

華愛珠聽了小桃之言，心中想道：「可怪這丫頭吃醋，說了些話，都有來由。待我回家說與夫君知曉，再行另眼看視她便了。」

即向月姑說道：「賢妹莫慮父母生了賭氣，一齊回去，且在我家中住的，待我說與爹娘得知，到賢妹家中與員外安人討個情面，不提前情，又是奉旨完婚，禮當遵旨是違不得的。管教前非一概付之東流。」

孟安人亦勸道：「夫人不必愁煩，聽老身的言語；自古聖賢尚有差錯，若論拋撇椿萱，私下逃走，休怪高堂責備。所幸者乃是奉旨完婚，非同小可，是避不得的。你若不回家去，爹娘還要來尋你，如今乘此機會回去，父母必然歡喜，前情管教丟開。你若當真不回家，豈非急殺了我？若不然，待老身送你還鄉，包管你雙親大悅。倘有差遲，老身抵當便了。」

眾姐妹又再勸解一番，月姑無奈，只得應允，打點回家。選了吉日，瑞登起程。蘇保柴君亮二人成親未久，暫且逗留，孟員外備酒餞行，文武各官皆來相送。平西王與八美人，並小桃孟安人一齊起身，說不盡路上許多榮華光景。到處地方官誰敢怠慢，無不奉迎。再說柳太太自從接了登科家報，早已知道孩兒同了八美奉旨平西之事，大是放心不下。這一日接得榮歸的書信，不但太太歡喜，就是合府家人，無不個個歡喜。柳興喜得手舞足蹈，高聲叫滿街坊：「我家大爺本事實在高強，出兵剿滅叛寇，殺得賊兵屍積如山，血流成河，神驚鬼怕，雞不鳴，犬不吠，萬歲君王大悅，封為御弟平西正國王。可見相國之後，原是不凡。」

這些閒人，俱皆稱贊，柳老爺原來是個英雄，打盡杭州無敵手，如今徵西得勝，享不盡榮華富貴。連我們鄰里亦覺增光。不說街坊上閒人談論紛紛，再說柳太太喚齊合府家人，打整內外廳堂，張燈結綵，便有那親鄰，前來道喜，地方官上門稱賀。

柳太太想了八美姻親，連忙寫了一封書信，打發柳興去嘉興請張相公到來，相議行聘之事。那張永林自從聞柳樹春同眾姐妹平西回京，以後日聽好音，他是公門中之人，京中文書出入，所以知道。這一日京中文書到，聞知封為平西正國王，同眾姐妹一齊奉旨榮歸，心中大喜。連忙回家說與柳大娘知曉。柳大娘喜道：「我家兄弟英雄蓋世，如今正是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姑娘亦建奇功，與馬後結為姐妹，算來是個皇親了。不知這件事情，各姐妹家中皆知道麼？」

永林道：「豈有不曉之理？只是眾姐妹還有未曾行聘禮，當先去說明，然後到杭州見柳太太，兩邊行禮才是。」

柳大娘道：「官人說得有理，只是那沈老為人固執，不肯許姻，不知目下肯允麼？」

永林道：「如今是奉旨完婚的，這老頭兒若再推辭，豈不是違逆聖旨？待我明日與華老商量，預先安排計議，八美能得一齊團圓。」

柳大娘道：「官人明日早些去。」

永林答應曉得，此話按下。再說華鼎山夫妻，自從女兒們去後，也是天天煩悶，日日心焦，慮著她們女兒之輩，哪裡做得建功立業的事倘有差遲，如何是好？田氏更加煩惱，丟不下心。這一日正在堂上閒坐，只見華鼎山哮喘進來，如疑如願地叫道：「隆興典當不要開了，移墨珠拿得出來了。」

田氏忙問何事，這般言語。華鼎山道：「你哪裡知道！樹春同了那班女棍奉旨徵西，實在本事，剿滅了叛寇，奏凱回京，聖上大悅，封為御弟平西正國王，那班女棍又與皇后娘娘結拜為姐妹，皇帝叫她們就是個阿姨，現在奉旨榮歸，不日便到。我所以一發快活的要死了。」

田氏聞言大悅：「難得蒼穹庇佑賢婿，崢嶸中了文武狀元，又兼平寇有功，封為御弟。八美得共團圓。」

華鼎山道：「我還想那沈老太覺無情，如今是奉旨完婚的，且看他再敢推辭不肯麼？」

夫妻正在言談，只見家人稟說：「張相公在外要見。」

華鼎山連忙出外迎接，施禮坐定，問說：「老賢姪，今日到臨敝舍，可是為八美完婚的事麼？」

張永林道：「正是，小姪特為此而來，與老伯商議。」

華鼎山道：「還要相議怎麼？大家端正妝奩，等候平西王到日完婚便了。」

張永林道：「只是還有一言，雖然親事曾經說明，兩家尚未行聘禮，必須先安排行聘禮，然後擇吉成親。」

華鼎山道：「如今是皇帝做主，奉旨完婚的，難道怕什麼變故不成？」

張永林道：「雖然不怕，眾家不依，還須行個聘禮。這事是免不得的。待小姪到杭州與柳太太商議便了。」

華鼎山道：「既如此說，賢姪就即起身罷。」

張永林告辭回家，次日又至陸府見了陸夫人，說了前情之事。陸夫人道：「兩個不肖女兒，無法無天，老身逐日氣惱，如今奉旨完婚，只是老身家資微薄，不得端正，無甚妝奩，只不過是推出她們姐妹二人而已。」

張永林道：「夫人言謙了。」

又談些閒話，告辭而別。來到田家，且說田家兄弟二人，正在閒敘，田武道：「哥哥，我與你家門有幸，養下這二個女兒，現今平西得勝，有功於國。皇后娘娘認為姐妹之稱，好不榮耀。這些大小官員，登門道喜，原是出乎其間之事。我想柳樹春家中原有百萬家財，如今又是奉旨完婚，你我家道寒微，送嫁妝奩，實在難以擺佈。」

田武道：「我有一個道理在此，做一個扶持會，邀請親朋，每人約需一百兩銀子，常言道：眾手好移山。」

田武道：「哥哥，這段沒志氣的話休要說，豈不羞恥？背後被人評點。」

兄弟正在閒談，恰好張永林入內，兄弟二人接進，施禮坐下，張永林把平西王奉旨完婚，華鼎山說的言語，從頭細說一遍。田武稱是：「目下奉旨完婚的，不要行聘，也都使得。怎奈我們兄弟是個窮儒，妝奩只是草草而已。」

張永林道：「妝奩原是趁家有無，盡力而為，休再過謙。小姪特來通知一聲，明日到杭州去見柳太太，方得妥當。」

即起身告辭。田家兄弟相送出門。張永林一路想道：「沈老前番固執，我如今也不要與他說知，且看他作甚勾當。只怕那時還央人求張相公作了冰人。」

不覺到家，只見柳興前來呈上柳太太書信，永林拆開一看，心中明白，即說道：「柳興你家太太書中之意，為著千歲爺完姻之事，我亦在此當心辦理，正要打點明日動身去見太太。你且在此，明日與我一齊下船便了。」

柳興跪在地下，把頭亂叩，張永林忙問什麼事情？何致如此，柳興道：「小男跟隨千歲爺，盡心相隨，全無一點差錯，平日間事務一言難荊小男今日有一小事務，敢求張相公與小男做一做。」

永林問說何事？柳興道：「小男見華府裡有一個小桃。」

永林道：「小桃便怎麼樣？」

柳興道：「小男再叩頭。」

永林方才笑道：「你是要想這小桃做老婆麼？待你千歲爺完姻畢，包管在我身上配與你做老婆便了。」

柳興大喜道：「多謝相公！」

一直跪下，連叩了三十二個頭。永林也覺好笑，那夜留他在家款待。且說沈安人與沈員外說道：「我想柳樹春剿叛有功，王封御弟與女兒平西奏凱，君恩隆重，如今奉旨完婚，為什麼不要預先料理妝奩？莫是還不肯成親麼？這是違逆聖旨，非同小可。」

員外道：「你哪裡曉得，恨來恨去，只恨這柳樹春不該騙我媳婦，暗中辱我女兒！雖然奉旨完婚，我總不甘心許嫁他。」

安人道：「這般話，只好在我面前慌說，做妻的不好聲張丈夫差錯的話，倘有人來與你尋氣，說你何等之人，敢逆聖旨？只怕那時無言可答。還是裝的啞口也罷，若然惹下禍端來，我另尋一所庵院，削髮為尼便了。」

長歎一聲，站起身往內就走。沈老一把拉住道：「院君，且慢走，我與你相議，且坐了不要生氣，依你便要怎樣主意？」

安人道：「依我不難的事，一法兩通，預備去見媒翁，把嫁女完婚之事商議，預先備下妝奩，莫待臨時不及。」

員外道：「既如此，待我去便了。」

即時往張家而來。張永林聞知，故意作難不見，命小使推說去杭州不在家中。沈員外心中著急，這便如何是好。即來見華鼎山，華鼎山接進裡面，明知沈老來意，故意欲賣弄他一番，即說道：「鳳樓兄，我與你久不會面了，今日有何貴幹光臨寒舍，敢是還記恨那日求親之事，上門要來與弟尋氣麼？」

沈老道：「鼎兄何出此言？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，請問這八美完婚的事怎樣主裁？」

華鼎山道：「若論這事務，你是局外之人，管他做甚？」

沈員外道：「小弟也是分內之人，怎說局外？」

華鼎山道：「鳳樓兄休要笑我，這光景亦是無奈何的事。生下這女兒一團虛桃，領旨提兵徵什麼賊，剿什麼寇，如今奉旨完婚，皇帝的說話，不得不依。哪知八美又不得團圓，怎好七美成親？令愛又是已定了絲羅，到要請教，未知對著何等人家？」

沈員外一時頓覺無顏，心下想道：「華老今朝此言，分明怪我前日不肯攀親之事，以此致怨。惹他說個不斷！」

只得賠下笑臉道：「小女還未曾攀親，自從逃走之後，只道死在外邊，故此說親之時，難以應允。今聞一平西，朝廷降旨，八美完婚，故特來與鼎兄商議，不知道該怎樣料理？」

華鼎山道：「如今女婿是個御弟王爺了，格外的風光。大家都要排場端正，不是那平常女婿，小弟亦備下幾十萬兩銀子，要使用了。但是小弟家資淡薄的，話說不得，就是田產也要賣的，房屋也要賣的。」

沈員外見華鼎山全是一派譏諷之言，並無半句實話，心中想道：「待我去到田家問個明白便了。」

即起身告辭，來至田府問了情由。田文兄弟俱將永林的話以實而言，沈老心下怪道：「張永林如此刁詐，眾家俱各說過，單單不到我家通個風聲，方才來田家，又怎麼說去杭州柳府？分明推托不見是真。我若不去講個明白，被他到柳府把我說得天花亂墜，當真賣田變產不成？」

即時起身告辭，往張家而去。